

陈丽伟 著

开发区人

陈丽伟，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自由职业者。她热爱文学，擅长写作，作品多次在各类文学比赛中获奖。《开发区人》是她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讲述了在开发区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故事。

小说卷

陈丽伟文学作品选

漓江出版社

小说卷

陈丽伟文学作品选

陈丽伟 著

开发区人

远远看去，渤海开发区就像是一团团蓝因雨水淋淋的乱麻，被巨大的织布机一寸一寸织成纹理细腻手感光滑的黄褐色的布匹。更为细致的犹如在这黄褐色布匹上绣花的工作随后同步进行着：一车车的水泥、钢筋、柏油、铁板运进来，一条条路基筑起来，一条条马路铺上柏油，一座座厂房的地基筑起来，一座座标准的工业厂房像雨后的春笋站起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发区人 / 陈丽伟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1

(陈丽伟文学作品)

ISBN 978-7-5407-7442-4

I. ①开…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9948 号

开发区人

著 者 陈丽伟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42-4

定 价 150.00 元 / 套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时代的“正气歌”

——《开发区人》序

白 烨

青年作家陈丽伟用电子邮件发来他的长篇小说《开发区人》，嘱我抽时间看看，如感觉还好，为他作个序。我断断续续地读了两遍，读过之后不仅感觉甚好，而且还颇为惊异。惊异之一，是陈丽伟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就写得如此血肉饱满，酣畅淋漓，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又神清气爽。惊异之二，是这样为创业者描形造影的作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已不多见，陈丽伟以他的文学探求又给这样一个倾向注入了新的活力。

陈丽伟把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之作，献给了他为之奋斗多年的开发区生活，这是一个既郑重又必然的选择。可以说，开发区的生活锻炼了成长中的陈丽伟，而成长中的陈丽伟又参与了开发区的建造，他的成长历程与生命感悟已与开发区的已有历史密不可分。从文学创作的规律上说，写自己最为熟悉的生活和人物，也是最自然、最内在的要求，因为写最熟悉的，才有可能写出自己的真体验和真感受。陈丽伟笔下的开发区和开发区人，是在自我经历的基础之上的文学想象与艺术加工。在这个意义上，陈丽伟的《开发区人》与其说写的是“他们”，不如说写的是“我们”。因为作者与他所描写的对象的这种特殊缘结，就使得他们彼此“不隔”，而且客观事物中映有强烈的主体投射。作品在一个个事件所织成的故事中，在一个个人物所构成的群像中，我们都能感到由内到外迸发出来的一种创造的热情和理想的激情，以及同道与战友的友情，这是这部作品最能感染人和打动人的内力所在。

《开发区人》的主旨取向，显然是经由南官谦、廖雄飞这样一些新时代的改革者在海滩盐场上的白手起家 and 艰苦创业，形象化地反映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何从梦想变成现实的创建过程，进而折射国家改革开放的长足而深刻发展的某些身影。应该说，这样的—个目的，《开发区人》—作已经完满地实现了。我们在作品中看到，渤海开发区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除了南官谦、廖雄飞等开发区人的主观努力和创造性的工作外，由时代趋势、外部因素等构成的环境氛围，委实起到了或推波助澜或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渤海市委、市政府几乎是“无中生有”地做出了盐碱滩上建立开发区的决定，而后又大胆启用各类人才，当开发区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都尽可能地伸出援手，使开发区渡过难关，不断前行，招商引资时的信息通报，金融危机时的政策微调，尤其是徘徊不前时的“南巡讲话”，都以政策的、策略的和精神的及时援助和因势利导，给了开发区建设至关重要的引导。书中的渤海开发区，委实是所有开发区的一个缩影，委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作品最让人读后忘不了的，还是它的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作者所着力塑造的南官谦和廖雄飞。这两个人物，你完全可以把他们当成两个出色的开发区领导者来看，但我觉着作者实际上把他们当成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来塑造、来讴歌的。南官谦，一个如日中天的中年生物科学家，毅然放弃了研究所的职位，出任了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廖雄飞，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先舍弃了出国留学，又舍弃了去南方某经济特区，怀着满心的憧憬和满腔的热情来到一无所有的渤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他们当初的取与舍，乍—看来都有些得不偿失，但实业报国的雄心和实现理想的热望使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心力与才力，使揣在胸里的宏图、装在脑里的蓝图，—化为了矗立于大地的现实。从南官谦的高瞻远瞩、科学决策和举贤任能来看，从廖雄飞的超前思维、求新意识和务实精神来看，他们的身上既较多地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与美德，又更多地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锐意与才情。他们身上不时闪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光彩，使他们明显地有别于—般的干部人才。知识给了他们深厚的造诣、独特的胸怀和高远的眼光，他们带着知识的力量走进开发区这个改革的“实验场”—试身手，先后从“学者型领导”和“学院派干部”，逐渐成为引领—方天地和改造—方水土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种跨越性成长，既使他们自己自身发生了可喜的新变，更使他们为之献身的开发区发生了可贵的巨变。知识分子走出书斋和校门，

一样的天地广阔，一样的大有可为，而火热的改革现实，更需要有志于创业的知识型人才，这是《开发区人》如实揭示出来的还不算普遍的事实，也是这部作品有别于同类作品的重要特点。

《开发区人》在故事结构上，采取了较为传统的“从头说起”的方式，这种叙事结构反倒切合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的需要，使人们由始至终地领略了开发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进程，更为细切地感知了南官谦、廖雄飞等人艰苦创业的心路历程。作品的语言是晓畅明丽的，但也不乏情感的色彩，如：“秋天到了，开发区里没有树木可以为季节证明。”有时也不无哲理的意趣，如：“女人从迷醉中清醒过来总是比男人晚，尽管她们一旦清醒过来就比男人更清醒。”这些各含意蕴的表述，使得作品的语言在客观、写实之中，也含带了主体情绪与意绪浸润之后的些许韵味，或让人为之眼亮，或引人为之心动。

从我的阅读感受看，说陈丽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发区人》是成功的，还远远不够，它的故事之可读，人物之鲜亮，题旨之厚重，语言之质朴，都当得起“出色”二字；尤其是在当下直面现实的创作并不很多而已有的此类作品又滑向媚俗的情况之下，这部作品称得上是以充满正气的文学品格讴歌了高扬着正气的改革热土和时代新人。我真希望这样一类比较大气又充溢正气的好作品能多起来，从而在给读者提供新的生活认知的同时，也提供一种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的精神动力。也希望陈丽伟接续着这样的路子继续大踏步地前行，使自己的小说创作更上一层楼，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化和深化这种写作倾向，使它在更新的背景和更高的层面上持续演进。

我相信，这部作品的问世，只是陈丽伟的创作刚刚拉开的一个序幕，在这个精彩的亮相之后，应该还有更精彩的表演会徐徐登场。

是为序。

（白桦，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目 录

第一篇

第 1 章	3
第 2 章	10
第 3 章	15
第 4 章	22
第 5 章	28
第 6 章	35
第 7 章	41
第 8 章	47
第 9 章	53
第 10 章	59

第二篇

第 11 章	69
第 12 章	76
第 13 章	82
第 14 章	88
第 15 章	94
第 16 章	100
第 17 章	106
第 18 章	113
第 19 章	118

第 20 章	124
第 21 章	128
第 22 章	134
第 23 章	140
第 24 章	147
第 25 章	152
第 26 章	157
第 27 章	163
第 28 章	168
第 29 章	174
第 30 章	179
第 31 章	185

第三篇

第 32 章	195
第 33 章	201
第 34 章	207
第 35 章	212
第 36 章	218
第 37 章	224
第 38 章	230
第 39 章	235
第 40 章	241
尾 声	247

后记 作家有平凡的良心和神圣的使命	248
-------------------------	-----

第一篇

第1章

春色撩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春天，总能让人感到一种生命的躁动，哪怕，仅仅是在一瞬间。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像芸芸众生里普普通通的饮食男女一样，一个名叫廖雄飞的青年人走入了爱情的中流。尽管，他也和很多人一样，并不知道，爱情中流哪里是险滩，哪里有暗礁。

夜晚，总是从白天开始的。

一个普普通通的周六下午，北方经济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春意盎然生机勃勃。无名湖畔，丝丝垂柳在柔柔煦风的撩拨下向脚下的漾漾春水摇曳着最纯净的鹅黄中泛着嫩绿的身段，刚刚从春寒中解禁的湖水以清澈的容颜笑出欢愉的涟漪作为响应。湖边的草地一天一个颜色，现在已经和冬日里几乎浑然一色的羊肠小径泾渭分明。甬路旁高大的灯柱上的音箱里，传来若有若无的一首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一些刚刚上完下午第三节课的大学生走出各自的教室，穿着刚换上不久的春装三三两两地穿行在小径上春风里，议论着刚刚结束的课程和即将进行的课余活动，脸上写满天之骄子的骄矜与清纯。他们踌躇满志，怀抱着今天的大学生远不能理解的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尽管，这些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在当时连他们自己也并不十分明晰，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未来对人生所具有的崇高的奋斗热情。

刚刚从导师江宁家出来的廖雄飞和罗云也是这些学生里看似普通的两个人。不太普通的是，除了两人出众的仪表，他们还是中国恢复高考后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这是让很多同校的本科学妹学弟为之侧目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七月流火来临之前，他们就要走出这个共度寒窗七年的校园了。

七年，青春里的七年，恋爱里的七年。

穿着米黄色连衣裙的罗云拉着廖雄飞停在一张海报前。

“雄飞你看，有演讲！《开放时代的到来和与世界接轨的必然》，演讲人是美国卡来罗那公司的亚当斯博士，就是刚才江导提到的那个他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走，去听听。”

“就是世界 100 强里那家生产电子产品的卡来罗那公司吗？”春风将罗云长长的黑发扬起，露出白皙修长的后颈，将罗云身上青春女性的气息毫不吝啬地吹刮到廖雄飞的身体里，廖雄飞下意识悄然深吸一口气，仿佛与罗云融为一体。

“还能有几个卡来罗那公司！快走。”

“都快结束了吧，下午 2 点开始的，现在都快 5 点半了。不是还要送你回家吗？晚了我回来没车了。”

“回家着什么急！去听听嘛，说不定对写毕业论文有好处呢。走嘛，就算陪我去嘛！到我家给你做好吃的还不行吗！”罗云看看四周没有人注意他们，撒娇地拉住廖雄飞的手。

宽大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连后面的走廊都站满了人。廖雄飞看到同宿舍住在自己上铺的铁二兵也站在后面，就拉着罗云挤过去。铁二兵低声开玩笑：“带嫂子一块来了？”罗云冲他嗔怪地一瞪眼，转头看讲台。讲台上，亚当斯正在作最后的陈述：

“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潮由远而近，本世纪最后的十几年和下世纪最初的几年，将是一个东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大接轨的时代，勇于面对、主动进行这种接轨，将是一家企业、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从南方特区，我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这种接轨的第一步！而中共高层酝酿中的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将会真正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作为你们的学长兼朋友，我真心希望年轻的朋友能投身到中国开放的地带冲浪击水！我相信，在那里，你们的人生价值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下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们共同交流。”

大家窃窃私语，台下有了小小的喧哗，但并没有谁率先发问。

廖雄飞高声说：“您刚才讲的只是中国，请问亚当斯先生，作为世界 100 强企业之一的跨国公司，卡来罗那公司是如何应对这个接轨的呢？”

亚当斯站起来说：“很高兴这位同学能关注到本公司。不瞒各位，卡来罗

那公司已经开始将战略眼光投向远东尤其大中华地区。本人此次为期半年的访问讲学，另一个任务，就是受董事局委托，和我的助手一起考察中国正在建设中的特区和即将开放的沿海地区各开发区。”

罗云问：“卡来罗那公司是否有到中国投资的意向？”

亚当斯：“只要中国的产业政策允许，我们十分关注这个巨大的市场。”

罗云问：“那你们公司需要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吗，如果需要，会是什么样的标准呢？”

亚当斯：“我们绝对需要，但应该是你们当中的佼佼者。”

铁二兵问：“那你们有编制吗？”

亚当斯反问：“什么编制？我不太明白，是否是指贵国机关单位里的人员数额类的东西？坦率地说，我们没有。在卡来罗那公司里只有岗位，没有编制。”

气氛渐渐活跃起来。人群里有人说：“没有编制谁去？想开除就开除。”

亚当斯说：“如果你能给公司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公司为什么要开除你？反过来，如果你不能给公司创造经济效益，公司为什么不开除你？”

“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赤裸裸的拜金主义！”有人低声嘟囔。

又陪罗云买趟菜，晚上8点钟廖雄飞和罗云才回到位于鱼线胡同15号的罗云家。

七年里，从西北农村考入北方经济大学的廖雄飞曾无数次在周末来到这里，享用罗云母亲如对自己儿子一样的款待。虽然说是款待，也不过就是普通小市民的家常便饭，但由于没有儿子的老太太早已把他当成了未来的上门女婿，家常便饭也就精致了许多，就是一碗热汤面，也要多卧个鸡蛋多撒几粒葱花滴几滴香油，让廖雄飞感到异乡里浓浓的亲情。

远在老家当民办教师的父亲，无数次在信里告诫廖雄飞：

“一家人供你念书，图的就是给家里争口气。家里的事儿，有你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根本不指望你！”父亲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他，“男子汉大丈夫，既然已经走了出去，不闯出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家门都别想再登一下儿，别回村来给我丢人！”

说到廖雄飞的个人问题，父亲也明白地告诉他：

“农村娃能找上个城里的姑娘就烧高香了，何况还是首都的姑娘，还是和你不相上下的女研究生，要知恩图报，珍惜机会，善待人家姑娘。”

父亲早年鳏居，一个人争强好胜地将他们弟兄拉扯成人。而罗云的母亲离异后也是含辛茹苦地一个人将罗云抚养长大。廖雄飞也曾无数次在心底默念，毕业后一定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同时也一定好好孝敬罗云母亲这位善良朴实的老人。为了这个想法，两个月前，当导师江宁推荐还做着研究生会副主席的他报考美国纽约大学留学生时，他拒绝了，要导师把推荐表格给别人，自己则要求去特区。他对导师说自己不喜欢到国外去。罗云知道后骂他傻瓜。他说，我走了你怎么办，你妈妈怎么办？罗云说，你还可以回来嘛，回不来也可以把我们接出去啊。廖雄飞嬉笑着说，我怕，我怕我一出去，你就被别人抢走了。

罗云就甜蜜地笑了。

天都黑了，杂居在四合院的几家都亮着灯，飘出饭菜的香味和收音机的声音，只有东厢房的罗云家黑着灯。罗云在哈尔滨的姐姐刚生小孩，母亲去看望还没回来。

罗云摸索着打开屋门进去，廖雄飞就在后面拥住了罗云，罗云回过头，两个青春的身体拥吻在一起。

“行啦，赶紧做饭吃，饿死我啦。”罗云先松开廖雄飞，打开在门边的灯。

“看我这个老婆，是否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看着桌上的饭菜，罗云跟廖雄飞顽皮地说。

“那当然了！我廖雄飞的老婆嘛。”廖雄飞假装一本正经地。

“不羞，蹬鼻子上脸！哎，厨房有酒，咱偷着喝点儿？”

“好啊好啊，去拿！”两个韶华里的年轻人，在自己搭起的伊甸园里，在世俗饮食的基础上，有滋有味地开始享用爱情带来的语言的碰撞，眼神的邀约与相握，心灵的默契与拥有。人生的酒，此时叫作美酒。

“你觉得那个亚当斯说得有道理吗，就是说去特区比部委机关还好？”

“我觉得有道理。要不我都想去。”

“你这家伙，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没良心。”

“你才没良心，美国我都不去，不就是舍不得你！”

“你都不知道，我妈连咱们结婚时的家具都看好了，还说要把她的大间装修一下给咱们住，她住我的小间。”

“咱以后一定好好孝敬妈。”

“不害羞！现在就叫妈啦。”

简单吃过饭，廖雄飞帮着罗云收拾。罗云看着洗碗的廖雄飞说：“就是勤

快实在！第一次把你带到我们家，我妈就喜欢上你了。”

“你不喜欢啊？”

“喜欢啊。不过我还喜欢别的很多东西。”

“喜欢什么？”廖雄飞扭过头问。

“不告诉你！”罗云闪着媚眼说。

“好啦，洗完了，我要回学校了。”廖雄飞擦着手和罗云走出厨房说。

罗云指着桌上的座钟说：

“看看都几点啦！早没车啦，你走回去啊？”

“把你们家的自行车给我，我骑车回去。”

“累死你！不行，再说，我明天还要骑车出去呢。”

“那怎么办？”

“住我的屋，我住我妈屋呗。”

“人家看见多不好，你妈又不在家。”

“有什么不好，街坊邻居谁不知道老罗家有个个子高高的大学生上门女婿，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了，今天太阳好，你去看看房上的水热了吗，冲个澡。”

房顶上放着一个黑漆的油桶改造的简易太阳能热水器，一根胶皮管子垂下来从厨房的窗户伸进去。这还是廖雄飞的杰作。廖雄飞走回厨房又出来。

“水够热，你先去吧。”

廖雄飞躺在床上再次难以入睡。

想到毕业后如果真的能去特区正式参加工作，他心中觉得有什么东西一浪一浪地起伏。尽管他并不清楚以后自己面对的工作会有多么繁琐细致，会面对什么样的人 and 事件，但一种对新生活跃跃欲试的冲动最近时时撞击着他的心灵，让他觉得胸怀辽阔，世界无疆，没有什么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多年以前的情景历历在目：当他放下已经摸了两年的锄把，结束高考前全身心投入的复习，意气风发地走出考场，躺在陕西农村自家的土炕上，等待着天亮到县中去看榜时，这样的冲动也时时撞击着他的胸膛。当他第一次走进北方经济大学这所世人瞩目的大学校门，看见里面高高低低的楼群，熙熙攘攘的学生，宽宽的甬路曲折的小径，这样的冲动也时时撞击着他的胸膛。当他第一次从一个女孩子身边闻到异性的气息，第一次从罗云眼里读到爱情，第一次从爱的亲吻中感受到生命的温柔，这样的冲动也时时撞击着他的胸膛。当他接到让他从本科直接读硕士的通知，看着同学们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即

的眼神，这样的冲动也时时撞击着他的胸膛。像夏日海边的潮水，带着不容置疑的声音，去了又来。

他坐起来，轻轻走到罗云的门口，他要到爱情的中流击水。多年之后，他才明白，爱情的中流和事业的中流同样深不可测。

“你这个坏家伙！”

门自己开了。穿着睡衣却毫无睡意的罗云在黑暗中扑上来搂住他的脖子，狠狠地亲吻着他。湿润的红唇贴在一起，年轻的气息蒸腾在一起，两个青春的躯体纠缠着移动着倒在一张狭小而温馨的床上。

20年后的青年人很难相信，这是这对已经二十八岁的男女青年的初夜。他们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对知识的追逐，即使是在谈恋爱，增进他们情感交流的语言也是对经济原理的共同认知，对生命价值的共同感悟。而且，这个年代的青年人头脑中还有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即使是原始的爱欲，在他们的心灵里也承载着太多的重负。

“雄飞，你以后会永远爱我永远对我好吗？”

“永远。”

“哼！你要负心，我就疯狂地报复你！”

“怎么报复？”

“你想想吧，我会动用一女硕士研究生所有的智慧报复你！你敢负心吗？”

“不敢，不敢！”

罗云紧紧搂住廖雄飞：“雄飞，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

“什么？喜欢我成绩好，脾气直？”

“还有。”

“还有什么？”

“傻瓜，”罗云抚摸着廖雄飞的身体，悄声说，“你这个家伙，浑身都充满诱惑！”

“不害羞！那我就再给你……”春风沉醉的深夜，年轻人的激情再次掀起。再次的激情完毕，廖雄飞从床上坐起来，有点疲惫地说：

“云云，我怎么想怎么都觉得我应该到特区去工作，你说呢？”

“雄飞，你不会刚得到我就要离开我吧？”

“怎么会！我说正经的。今天听的演讲其实对我触动挺大的。”

“你这个人，就是冲动！让你去美国留学不去，现在等着部委的分配了，又要去什么特区！你认真想想，在中国，哪儿如国家部委好？一杯茶水一张

报，没事下边去指手画脚还算是视察，你在老家的同学恐怕做梦都想象不出这种美事儿！特区有什么好？挣钱多点罢了。再说，特区有我吗？你走了我在北京怎么办？你走了我就再找一个，哼！看谁怕谁！”

“云云，你不是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得干点有挑战性的工作，国家部委不一定适合我。再说，改革大潮越涌越烈，我估计中国包括国家部委在内的国家机关也免不了这种浪潮的冲击。”

1984年春天，当中国首届经济学硕士廖雄飞依偎在良宵初度的情人身边，头脑中，却开始思考着一个大胆的行动。

遥远的路灯熄了，远处的楼群影影绰绰。寂寞的星光从春天的夜空洒下来，若有若无地涂在巨大古老的都市里这个小院的屋顶、墙壁、地上、门窗。家家户户的窗口也失去亮光，像一部连续剧关闭后的电视机。